

黄梅季,一整天闷热与阴郁,气压低到近乎令人窒息,这样的天气,本身就是小哀伤。推窗,外墙上挂着橘色的凌霄花,藏匿在浩瀚浓厚的绿叶中,花瓣萎缩,蔫垂零散,一缕一缕地耷拉着,颓丧的样子。就好像,一些被忽略的凡人,自己都看不上自己,于是就有了那么一点小小的,弱势的,被动的哀伤。

一场大雨突如其来,只下了十分钟,却滂沱酣畅。雨过,天未晴,空气却似“透析”过,滤去了杂质,澄清,明白。橘色的凌霄花跌落在草地上,竟比挂在枝叶上时多了几许神色,依然是小小的,却有柔软湿润的草从铺垫和包围,这弱勢的,被动的,被拍断了命脉的花儿,却是微微张开了,花瓣上缀着小水珠,鲜嫩着,一副小确幸的样子。

很多时候,哀伤,是因为活得乏善可陈。也有时候,因死得其所,而幸福。

独自报豪华旅游团去川西,没与朋友同行,只有一车临时组成的陌生旅伴。大巴车上,只我一人选择坐最后一排,一路看所有人的后脑勺,以及车窗外的山和山外的山。然

很多时候

薛舒

后,下雨,遭遇塌方,山路被阻断。小情侣、老夫妻、母女父子、姐妹兄弟,彼此质询,又彼此抚慰。坐在最后排的人,只看着他们每一颗扭来扭去的惊惶的头颅,沉默。没有人倾听我的惊惶,亦没有人需要我的抚慰。

塌方路段修复,重新启程,一车人复又欢欣鼓舞,吃零食、喝矿泉水,相互嘲笑适才的胆小。依然坐最后一排,静静地看他们因为兴奋而转来转去的头颅,直到那片蓝宝石般的湖泊出现。一车人欢呼着向湖边冲去,相互拍照,摆各种造型,每一张脸都要做出与湖泊无比亲密的样子,于是那些脸,已与他们自己无关。没在湖边留下自己的影像,因为没人给我拍照。可是那会儿的我,莫名地,觉得很爱自己。

很多时候,屏蔽了“相互”或者“彼此”的

与无足轻重之地也。故本期对于此类经句一概不录,投诸谜君,幸垂察焉。”编者把猜谜游戏上升至民生、民力的高度,其认真、耿直的态度可见一斑,实属罕见。

第11期上的“谜语”按谜目共分子、地名、物名、古人名、时人名和杂类六项,计有谜作260条。这里选择几条作些简介:“六十天”(打字一)“朋”,三十天是一个月,所以谜面可猜两个“月”;“人到前头没”(打字一)“俞”,谜底意谓“人”到来,“前”的上头“丿”没有了,

两者合成谜底:“兄弟通称”(打字一)“捉”,人们常将兄弟比喻为“手(扌)足”,故扣:“风浪已平”(打地名一)“宁波”,谜底别解作“波浪已宁静”;“千里长途无山无川”(打地名一)“平陆”,解释作“平坦的陆地”;“上看不是关公,下看关公不幸”(打物名一)“翡翠”,前一句扣“非关羽(翡)”,后一句扣“关羽死亡(翠)”;“成汤问卦”(打春秋人名一)“卜商”,“成汤”即商朝开国君主商汤,“问卦”即“卜卦”;“陇省安静”(打三国人名

一)“甘宁”,“陇省”即甘肃省,简称“甘”,“宁”就是“安定、宁静”的意思;“微子、箕子、比干”(打《聊斋志异》篇目一)《商三官》,谜面是商朝的三位大臣,谜底原是蒲松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姓名,现别解为“商朝的三位官吏”;“项籍故里”(打京戏名一)《霸王庄》,“项籍”即西楚霸王项羽,“故里”就是“乡庄”。

这些灯谜确实多有别

人际关系,才知道你是不是爱自己,或者,要怎样爱自己。

一日朋友聚会,散席已近夜深。步行去地铁站,坏了路灯的康平路,茂密宽阔的梧桐树冠阻挡了更远处的灯火。白日的绿荫,此刻是墨荫,罩出一洞漆黑。并不觉得走在黑洞里有恐怖感,恰是,一眼看不到边的温暖。偶有渐近的车,大灯忽然射来,照耀得一街肃杀,温暖顿失。下意识闭眼,这黑夜里的剧烈灯光,让温和的世界变得坚硬。

走得缓慢,亦没有搜寻附近的共享单车。有临街的民居,家门就对着人行道。偶有声响,是夜归的子女,停下摩拜或ofo,敲开门,“夜饭吃过了哦”的废话适时候声响起的即刻,又消失在很快关闭的门内。黑洞回归黑洞,喧嚣的世界依然在,只是离这里远。好像,这巨大的黑夜便是一幕水帘,遮蔽了洞里这个寂静、深暗、缓慢、温暖的世界。而大上海,就是洞外的那座花果山,灿烂、直白、激烈、凌厉。

很多时候,我们闭上眼睛,是为了躲避太亮的灯光。很多时候,我们睁开眼睛,是为了更深更深处地探进,那种黑暗里的温暖。

江南风俗,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,人们称荷花为“六月花神”。荷花是莲的花,又称为“莲花”。它在碧波中漂浮,莲茎上扶绿色荷叶,荷叶上扶红色或白色的花,外形靓丽,李时珍将荷花看作“敷布容艳”,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称其为“芙蓉”。出水的芙蓉是江南夏日的一景,欧阳修曾有词描述:“荷花开后西湖好,载酒来时,不用旌旗,前后红幢绿盖随。”

荷花是宿根水生植物,古代文人曹植有“朱华冒绿池”之句,陈子龙有“朱华长幽沼”之句,均与水有关,其中的“朱华”指的就是荷花。

荷花在水中洁净不染,在花中十友内被称为“净友”。孟浩然有赞荷花的诗句:“看其莲花净,方知不染心。”而人们则将清静的佛地比喻为“莲花世界”。

种荷花和赏荷花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很早,《诗经》有“山有扶苏,湿与荷花”的描述。后来荷花作为观赏植物引种至园池,官家和民间都有观荷花的习俗。苏州弹词《玉蜻蜓》中有“六月里,赤脚荷花荡”的描述,指的便是农历六月二十四那天,市民聚集在苏州葑门外的荷花荡观荷纳凉的情景。夏日晚上时常有雷雨,游人往往在雨中赤脚而归。清人蔡云撰写的《吴歙》中对此亦有生动的描述:“荷花荡里龙船来,船多不见荷花开。煞风景是大雷雨,博得游人赤脚回。”

凤凰古镇,一个美丽的湘西小镇,一个历史悠久的多彩小镇,拥有古色古香的内涵,景色秀丽的风姿。探访小镇,《边城》,这个大气恢弘,反映小镇风俗的森林实景演出,对于喜欢拍摄舞台照片的我来说便是必看的。我便迫不及待地当地宾馆预定了观看演出的票子,和家人一同前往。

该剧是以作家沈从文《边城》故事为剧情,围绕翠翠、爷爷、傩送、天保展开,在浪漫的爱情故事中,生动再现了民国湘西的民俗、民乐、民情。

我拍摄舞台照片的拍摄是尼康的D800相机和70-200f2.8的镜头。在舞台摄影中,舞台光影变化大,变化快,因此拍摄过程中,我把相机调节成“手动”模式,M档,用的光圈是f2.8,快门式1/200秒,ISO1250。

我拍的这张照片是最后一幕“等你”。在一个宁静的夜晚,月亮洒下缕缕银辉。身姿绰约的翠翠,身着富有苗家风情的鲜艳的红嫁衣,在凉凉月色下,掀起了自己的喜帕。从天空飞来的红轿、月盘、翠翠形成和谐的三角构图。深蓝的背景,更衬托出翠翠与花轿的鲜艳。仰望花轿的翠翠,带着对爱情的执著、期待与向往。

不禁让人猜想,翠翠到底要嫁给谁?我想,这张“梦中婚嫁”的照片便能反映翠翠内心深处的美好。然而美好只是幻想,或许这夜,这月,这花轿,这嫁衣,只是翠翠一个美丽的梦罢了。

五月去伊豆半岛旅行,想领略一下春意阑珊时的美景。伊豆半岛位于日本静冈县东部,在飞机上向下俯瞰,伊豆半岛宛如洒落在大海中的一颗珍珠。

我们从清水港摆渡,到了骏河湾,夜宿温泉旅馆。翌日沿着树木葱茏、花香正浓的林间小道,找到一幢民风古朴的旅馆——汤本馆。这幢二层楼的温泉旅馆,看似普通寻常,但门口有一块木牌:文豪川端康成创作《伊豆舞女》的地方。

众人一见,顿时欣喜若狂,感谢此行的领路人阿亮。阿亮是中国大连人,出生于日本,幼年回到中国读书。阿亮现在是丽星观光旅行社总经理,他知道我要寻觅川端康成的写作之地,特意安排我来此一游。

我们走进汤本馆,这家二层的房子掩映在一片苍翠新绿的丛林之中,粉墙灰瓦,棕色的格子门,门前挂了白灯笼,灯笼上有:“秘境”两字。我走进去一看,墙壁上挂满了川端康成创作的《伊豆舞女》电影剧照,《伊豆舞女》前后由吉永小百合、美空云雀、山口百惠等著名日本影星担任主角。在墙上的照片中,最引人注目的是川端康成自己的生活照,他获得的奖状与金色的奖牌,还有他的手稿与创作这部小说的外景照片。

川端康成于1926年在伊豆半岛旅行时,住进这家小旅馆内创作《伊豆舞女》,小说表现了少男少女初恋时那种朦胧而纯真的感情,一位19岁的高二学生为内心不可言喻的忧郁与苦闷,去伊豆半岛游览,他在旅途中偶遇一位小舞女阿薰,从一件件寻常小事中,让他与她不由自主地热恋而最终分手。这篇小说最早发表在1926年的《文艺时代》杂志上,不久即引起轰动。

1968年以《雪国》《古都》《千只鹤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坛新感觉派小说家。他一生创作了100多篇小說,他善于用意识流写法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活动。28岁时创作的《伊豆舞女》是其代表作,他除获诺贝尔文学奖,还获得德国、法国与日本的文化勋章,1972年他突然以口含煤气管的形式自杀,卒年73岁。

汤本馆的第一代女老板安藤当年曾像母亲一样照顾川端康成,川端康成不仅在此完成了《伊豆舞女》,而且他许多名作也诞生在这个四榻半的房间里。昭和33年,伊豆经受大台风袭击,汤本馆被大水淹没,第一个来安慰安藤的正是川端康成。川端康成逝世后,他住过的汤本馆便成了伊豆半岛最负盛名的观光景点,目前安藤的第三代人正经营着这家乡村旅馆。据介绍,许多作家旅行到此,都不去投宿大宾馆,而选择在这个乡村小旅馆住上几天,不知为感受艺术氛围,还是怀念川端康成。

另一个引人注目处是川端康成当时常去的河津樱花的发源地。我在阿亮的引领下,也沿着川端康成当年创作《伊豆舞女》走过的山路寻踪而去。

粉红色的樱花已大半凋谢,正是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的辰光,不过,翠绿的山林、清澈的溪水与温泉氤氲的氛围,让我们依然感受到一种静谧之美、一种野性自然之趣。

我走着走着,花径上有两座石像,《伊豆舞女》中的男女主角并肩站在那里,旁边的小木牌上标明着40年

间前后六次被拍摄成电影的男女主角的名字。湿润的山风有点儿浪漫,有点推动思潮奔涌的恍惚感……我终于走到大瀑布前,那里又有《伊豆舞女》的石雕像,许多旅行者都在雕像前留影,他们仿佛也在寻找自己的童话,这个清纯美丽的故事在唤起每个人埋在心底的那段初恋的童话,在石凳上坐一坐,看一看连绵起伏的远山,听一听飞溅响亮的瀑布声,那水花仿佛在人

的心头震撼,我低下头去,见到一朵嫩黄的野花,还有石壁上的青苔,那浓绿幽深得很有诗情画意。我就在伊豆舞女石雕前坐了好久好久。

伊豆半岛的旖旎风景,真是无话可说。它的山并不雄伟,水也不那么浩瀚,但这里是无数文人墨客的留恋之地,或许是让人有些幻觉。

《北方快览》上的灯谜

刘茂业

近日读到北平民社印行的《北方快览》,这是一本民国时期的大众性刊物,设有论著、岁时、法令、教育、实业等十余个版块,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它每年出版一期,1923年创刊时初名《晋民快览》,1929年易名改版作《北方快览》,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前夕终刊,前后共发行15期。主编为山西文化名人李安唐,字炳卫,号青莲,屯留县(今属长治市)人。翻开杂志,映入眼帘的是许多重要名流的题词,书法精妙,各有特色。内中所配数十幅插图,将一句成语或俗语等,画成一幅幅简笔组字画,隐语于图,藏字于画,别具一格,颇堪玩味。《北方快览》“余兴”版

块中还辟有“谜语”栏目,也让我兴趣盎然。见刊的灯谜浅显易懂,很适合普通读者猜射和阅读。对刊物选登谜作标准,1933年第11期上刊载过一则有趣的征谜《附启》:“社会习见之旧谜语请勿再送,本《览》历年登过之条,更不可录。拆字之谜以常用字之数为限,成语非警句格言或切合时代与地域者不录……”除了要求投稿者不用旧谜和须简单通俗外,启事还对当时比较深奥的猜射《四书》等谜目的传统灯谜进行了批评:“强社会如此费思,真是引人入魔,应念民生艰难,民力宜节,以有用功夫,读有用之书,未为不可,何必劳人神思



星期音乐会

杨云裳

仲夏之日一个星期天清晨,青水碧树夏风爽,笔者在浦东第二大公园——金桥公园(它坐落于著名金桥地区,与金桥大拇指广场毗邻),聆听了一场别开生面荡气回肠音乐会。

音乐会没有豪华舞台,没有庞大乐池,更没有专业歌唱家。这里,只是金莲湖畔一角,杉树从中间空,几支萨克斯,几支黑管与几把二胡、简单打击乐器组成了乐队;一名合唱指挥;演员都是从四面八方汇拢的唱歌爱好者。演唱时,他们神情那么专注,神态那么虔诚,音色那么清纯,不分声部,却唱得那么和谐。这里,唱出的歌声会引起听众对过去那些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回忆。

犹如赋诗抒怀的一首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多么想念着生活环境的纯清、恬静与美好。你听:“一座座青山紧相连,一朵朵白云绕山间。一片片梯田,一阵阵绿。一阵阵歌声随风传……”接着演唱《情深谊长》《英雄赞歌》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……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们深情地唱出《夕阳红》:“最美不过夕阳红,温馨又从容。夕阳是晚开的花,夕阳是陈年的酒,夕阳是迟到的爱,夕阳是未了的情。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,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”。

笔者好奇地问过几位参与者,原来一些长年轻的人,都已过退休年龄,他们说是唱歌会使人年轻。笔者曾读到过美国老人调查中心的文章,说是唱歌会使人长寿,在这里,却印证了唱歌会使人年轻。

这天适逢父亲节:他们怀着对父辈感恩之心,唱出《父亲》深沉的歌:“想想你的背影,我感受了坚韧。摸摸你的双手,我摸到了艰辛。不知不觉你的鬓角露了白发;不声不响你的眼角添了皱纹。人间的甘甜有十分,你尝了三分;生活的苦涩有三分,你却吃了十分……”

此时,手机微信响起,打开一看:“有种爱,叫父爱如山;有一颗心,叫父子连心;有一种情,叫情深如海。在这感恩的日子里,愿天下所有父亲快乐!”是呀,让这座公园,乃至这座城市记住这些美好声音与良好祝愿,它会唤醒人们心灵提升,生活环境净化与真善美的追求。



摄影

七夕会

梦中婚嫁

谭振勇

